

双重视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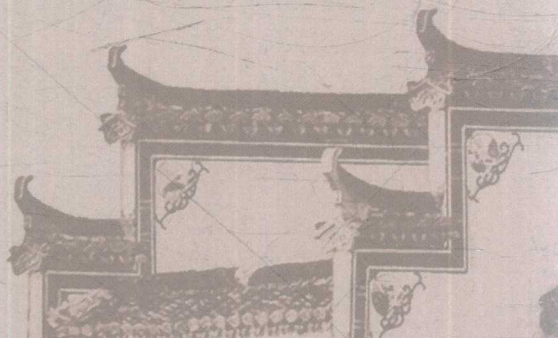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

——以浙江温州楠溪江古村落为例

韩 雷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双重视域下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

——以浙江温州楠溪江古村落为例

韩雷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视域下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以浙江温州楠溪江古村落为例/韩雷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7-308-17646-0

I. ①双… II. ①韩… III. ①村落—民居—文化研究—温州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329 号

## 双重视域下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研究

——以浙江温州楠溪江古村落为例

韩雷 著

---

责任编辑 蔡圆圆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夏湘娣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47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646-0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 前 言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情境下,农村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铺展将对中国传统民居空间文化生态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研究该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居住空间重构之于民众文化心理认同和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本书以浙江温州楠溪江流域的两座古村落为例,在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点从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史、宗族文化变迁、村落生活文化变迁、城镇化四个方面切入,对古村落居住主体的民居空间认同进行研究,随后从民间信仰视域深入探讨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诸问题。

本书绪论部分在梳理中外研究传统民居空间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首先,民居之“民”即当代民众的心理诉求被忽略;其次,民居空间与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研究不够,已有研究没有能够把民居空间的重构和古村落的保护与民众主体的认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去审视,这种整体审视应被放在历史的维度里;第三,民居空间研究的视域单一。民居空间认同即转型期的民居“将会是什么”的问题,以及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应被置于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双重视域下进行深入研究。接着,介绍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苍坡村和芙蓉村的概况。最后对相关概念做了界定。

本书主体部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器物、制度及文化等三个层面,对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史进行梳理,试图还原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的真实历史图景,并为当下中国乡村民居空间的重构或保护提供有效参照。第二章主要探讨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文化变迁对古村落民众居住空间认同产生的影响。从作为宗族文化展演空间的李氏大宗祠的功能变迁与家庭内部由“家长制”到“逆家长制”的转变两方面入手,考察宗族文化变迁作用于民居空间认同的具体情况。第三章主要探讨基于地缘关系的村落生活文化变迁对古村落民众居住空间认同产生的影响,本书认为村落文化理想、村落社群意识和村落精神信仰的现代变迁使民众的民居空间认同发生了偏移。第四章将村民的居住空间认同置于城镇化的视域

下,分析考量民众对民居空间认同的现实表述,包括对村落历史感的认同和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认同,并从苍坡村和芙蓉村的现实状况透视城镇化对民众居住空间认同的影响。第五章从民间信仰与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切入问题域,主要从古村落中的民间信仰载体和精神空间两个层面展开论述,试图为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解决“如何为”的问题。本书结论部分再次强调,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双重视域之于中国传统民居空间研究至为重要,传统民居空间认同实则关涉当代中国乡村民居空间的继往开来,村落聚居主体的存在感,以及传统民居文化遗产的保护等问题。

# 目 录

绪 论 / 001

第一章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史反思 / 02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器物层面的认同 / 027

一、从栖身之所到家宅的构建 / 027

二、自我表达与民居空间建构 / 037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制度层面的认同 / 043

一、礼制与传统民居空间 / 044

二、宗法观念与民居空间 / 049

第三节 中国传统民居空间文化层面的认同 / 060

一、童年记忆、生活感与民居空间 / 062

二、风水观念与传统民居空间认同 / 067

第二章 宗族文化变迁与民居空间认同 / 075

第一节 从大宗祠到展览馆 / 076

一、李氏大宗祠概况 / 076

二、宗族权威的瓦解 / 077

第二节 祭祖堂屋与储物仓库 / 083

一、传统村落家庭居住格局的变革 / 083

二、传统家庭民居空间格局的位移 / 086

第三节 宗族文化对民居空间认同的影响 / 088

一、民居空间中人、鬼、神的分布 / 089

二、传统村落民居神圣空间的延展 / 091

### 第三章 村落生活文化变迁与民居空间认同 / 097

#### 第一节 从晴耕雨读到衣锦还乡 / 097

##### 一、村落“文房四宝”风水布局 / 102

##### 二、从耕读传家到漂泊城镇的乡愁 / 103

#### 第二节 村落边界的移动与民居空间的收紧 / 106

##### 一、被拆毁的村落生活 / 106

##### 二、被压抑的民居空间 / 112

#### 第三节 村落精神信仰的碎片化 / 117

##### 一、苍坡村仁济庙的前世今生 / 118

##### 二、传统村落生活文化的终结 / 121

### 第四章 城镇化视域下的民居空间认同 / 126

#### 第一节 村民对民居空间认同的现实表述 / 126

##### 一、对村落标志性文化的认同 / 127

##### 二、对现代化物质生活的认同 / 134

#### 第二节 城镇化对民居空间认同的影响 / 141

##### 一、古村落保护与旅游文化产业开发 / 142

##### 二、政府权力与村民生存利益的博弈 / 145

### 第五章 民间信仰与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 / 148

#### 第一节 对传统民间信仰载体的保护 / 148

##### 一、祠堂：家族象征的载体与文物保护的對象 / 150

##### 二、庙宇：凝结的公共性与遗落的景观性 / 157

#### 第二节 对传统民居文化空间的保护 / 167

##### 一、作为民众生活的私人文化空间 / 169

##### 二、作为宗族文化栖息的公共空间 / 176

##### 三、作为民间游艺展演的狂欢空间 / 182

#### 第三节 当代中国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 / 188

##### 一、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 / 189

##### 二、对传统民居空间的保护 / 192

结 论 / 195

参考文献 / 199

附录一 / 209

附录二 / 214

索 引 / 216

后 记 / 220



## 绪 论

古村落的溃败或衰落，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关，在农耕社会徘徊得太久，一旦投身到工业化社会的怀抱，行动迅捷，心里纠结。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中国人的乡愁显得尤其浓郁些。能唤起我们乡愁的，除了被时光浸泡过的故事，还有建构村落的民居空间——焊接每个人的私密生活空间，因我们生活过而值得回味、怀念。乡愁是面向过去的，链接着我们的悲欢离合。中国人远离故乡，远离乡村，乡愁就开始发芽，开始疯长。这样的乡愁于人类本身到底有何意义或价值？我们在此不禁要追问的是：历史上其他时段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衰败或乡愁？或者说，这样的衰败或乡愁只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一般人对身边世界的感觉会显得迟钝些，不像作家或艺术家那么敏感。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出道至今，一以贯之地描叙中国乡村，独特而史诗般地呈现了它们变迁的历程。他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的后记中写道：“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sup>①</sup>

至于乡愁，我们可能有愁却无乡，或有乡却无愁。法学博士西原秋对贵州毕节故乡的调查有着不一样的沉重：“生活永远在别处。你并不是真心热爱农村，你只是想逃避。农村以前不是田园生活，现在更不是，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大都市待得太久，谁都会想念农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节我带儿子回老家，趁他在土里打滚，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会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农村并非想象中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们与其说是怀念农村，还不如说是怀念

<sup>①</sup> 贾平凹.极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06-207.

过去,你并非钟爱农村,你只想逃避现实。城市在发展,很多商业模式也随着人口流动被移植回到农村,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速度顶点在哪儿,商业模式界限在何处。细细琢磨,触目惊心。……在我的心里,故乡是遥远的幸福,是淡淡的牵挂。乡愁是诗歌般的惆怅,是梦幻般的篇章。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故乡已死,乡愁只有愁没有乡。”<sup>①</sup>笔者在此还要补充的是,乡愁实际上因人因地域而不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乡愁。在现实世界中,乡愁受限于各人的经验。大传统中的建筑师所体会的乡愁是否为民众所全面接受,是需要我们警惕乃至怀疑的。

中国的农村会终结吗?这里用“乡村”或许更符合当下情境和中国民众的心境。所终结的是什么?法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无疑比中国来得早,可能其节奏要比中国从容些。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H.孟德拉斯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出版了《农民的终结》,该书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学术敏感度而受到人们关注,并被多次再版。著名学者李培林在 2005 年把该书译介到中国。职业化的农民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会逐渐减少甚至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农民相关的文化或生活方式也就此终结。孟德拉斯认为:“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护传统,而不是弹性和适应,当这种社会和处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必须跟上迅速变化的工业社会的节奏时,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一切机构、一切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都必须改变,人格结构必须要重组。但是,这些变革总是非常缓慢地实现的,在今天的法国,两种社会并行,农民必须在若干年的时间中从一种社会过渡到另一种社会。那些由传统世界所塑造出来的人就会完全晕头转向,他们在父辈开辟的道路之外,看到的只是危险和变化不定;对他们来说,离开常规,就等于在冒险,就感到自己是赤手空拳的。”<sup>②</sup>毋庸置疑,这样的洞察给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发达国家对上百年所经历的缓慢变迁尚且有晕头转向的不适感,那我们在近 40 年的快速发展中所产生的不适感肯定更为剧烈。中国乡村所终结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吗?逆城市化在当代中国还未成为一种时髦或潮流,一切生活向城市看齐的情结依然根深蒂固。中国的民居空间被无序城市化折磨得不成样子,高烧不退的房地产业是其主要推手;对中国大地上居住景观之重构,房地产业可谓厥功至伟。当然我们应从多个方面看待这一现象,这也是居住景观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① 西原秋.农村从来就没有过诗情画意 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凤凰国际智库”,[http://pit.ifeng.com/a/20160826/49843064\\_0.shtml](http://pit.ifeng.com/a/20160826/49843064_0.shtml).

②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0.

人类在季节转换时需要一段时间来调适,以让身体适应自然界自身的调适,上升到文化上的调适,也需要举办各种纷繁复杂的节日或仪式以使其适应文化。按法国著名民俗学家、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说法就是,过渡礼仪对于人类社会非常重要,否则会引起社会文化的脱序或失调。“其中每一事件都伴有仪式,其根本目标相同: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由于目标相同,其方法遵循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相似之进程,且因所涉个体必然在经过若干阶段、跨越若干界限时已经过相同或相似仪式之改造。”<sup>①</sup>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原本适应农耕社会的一整套文化系统必然会遭遇生存之痛;中国传统村落与传统民居空间亦然。其间,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展,城市郊区的农村首先沦为孤岛,即城中村。于是,就像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样,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变成无农的村落。当然,李培林所研究的羊城村系城中村,跟中国传统乡村不尽相同,其对研究后者的参照意义也有一定局限性。但是,二者对居住空间的认同和传承是相通的。我们在此想引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村落衰落溃败也好,农村终结亦罢,在这样的转型或转换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举行相关仪式,以使其过渡顺利进行。诚然,这样的过渡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叛,而是对传统进行创新性地继承发展。

社会本身需要仪式的润饰或调剂。说到底,仪式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人类通过仪式的展演而适应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是历史情境中的结构。正像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 C.赖特·米尔斯所赞同的,“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sup>②</sup>。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的研究,实则牵涉个人生活历程、大的历史情境及二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居住空间认同何以在当下中国成为问题?本研究为何要把该问题置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双重视域下进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焦虑或认同单一化需要相关仪式的调适。因村落的溃败或衰落,带来火热的村落或乡村景观旅游经济;因工业化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民众对本真食品或手工艺制品的热爱,竟成为微信争相晾晒的对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或学术研讨会都不自觉地散发着思古之幽情。不过,这些社会景观在笔者看来,确也呈现出社会创造力疲软的症候。

①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

②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4.

歌颂田园生活的诗人都不是真正的田夫牧人,他们的田园牧歌亦罕见田夫牧人去诵读欣赏。像陶渊明、谢灵运都不是真正的田夫,而且他们的诗,真正的田夫牧人是欣赏不来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极为人称赏,但他是拜过相的大官。大官到乡间休憩一下,“坐睡觉来无一事,满窗晴日看蚕生”,心境如此闲适,乃能欣赏“柳花深巷午鸡声,桑叶尖新绿未成”的逸趣。“茅屋不是很舒适的,在‘八月秋高风怒号’时尤其住不得,一般的田夫一定会喜欢住砖石建造的‘广厦’,但是我们的诗人画家却总爱写竹篱茅舍,不写广厦,因为大家都只觉其雅,不知其苦。”<sup>①</sup>同样,呼吁保护古村落的学者或文人也不是真正的田夫村民,古村落的真正主人大都迫切期望离开这里,到城市去享受现代化的便利和物质生活。中国有价值且值得保护的古村落大都地处偏僻,交通也不便,而一般的村落早就被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改造成不古不今、不中不外的杂交文化景观。

当浸透着中国人田园诗意的古村落被现代化巨轮裹挟着,一幅幅曾经“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村落渐成纸上云烟。因为城市化,古村落存在的价值获得凸显。物以稀为贵,当传统村落成为中国大地景观主导时,城市成为点缀乡村的重要景观,民众向往城市生活自不待言。从这个方面看,那些退居山林过耕读传家生活的人,实际上是身在乡村心存魏阙。而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古村落注定要成为城市钢筋水泥建筑景观的点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推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客观地说,符合当时的国情。但时过境迁,城乡应该是相互促进的;遗憾的是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亦未得到彻底破除,居住在乡村还是城市在当代中国依然是社会身份的象征。因此,古村落保护绝不仅仅关涉中国人的诗意乡愁情结。另外,单从关注保护中国乡愁者的年龄层次看,对古村落认同者的研究就很有趣,也很有意义。

古村落存在的价值既来自其本体性存在,也来自众多文人学者的建构。对中国古村落衰败的焦虑主要来自文人学者,因为这些群体是敏感的,能切实体验到这些古村落之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意义。不过,这样的焦虑若得不到普通民众,尤其是古村落的居住者的真正认可或认同,也就是说,各种关心或利益诉求不在同一频道,我们的古村落保护就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我们的“乡愁”就可能只剩下“愁”。近些年来,学术界许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向古村落投去关注的目光,快速现代化在不断吞噬着当下传统文化存续的空间的同时,也加剧了相关学者近乎本能的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焦虑,他们呼吁保护古村落的声音越来越响,与古村落相关

<sup>①</sup> 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9.

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这些研究肯定了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认为古村落作为“活化石”不仅向当代人展示了其精致迷人的民间建筑智慧,还鲜活地呈现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农耕文化的遗存,对中国人的认知传统和认同文化极为重要。保护古村落其实是在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这种记忆又牵涉到一个群体或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笔者看来,美国学者威托德·黎辛斯基的观点很有警醒意义:“只有富人或非常穷的人才能生活在过去;而有权选择生活在过去的,唯富人而已。”<sup>①</sup>古村落或传统民居空间保护得再成功,我们终究不能再回到传统生活的场域,何况也没有这个必要。

行文至此,与古村落唇齿相依的传统民居空间,其命运又当如何?中国人的乡愁仅仅与古村落相关吗?落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居住空间跟民众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传统民居空间能否延续下来?若延续下来了,它为什么能延续下来?古村落若持续衰落下去,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还有望被传承下去吗?若没有了传统民居空间的认同,保护古村落的内在动力将丧失。这些都是本课题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认识到中国古村落和传统民居空间的价值,后人对先人的生活智慧就应抱有一份尊重和敬畏,现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有自己的血脉和渊源。基于这样的敬畏和尊重,国内外学术界的敏锐之士早就开始了相关研究。

国外学界对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伊始就把其置于比较的视野<sup>②</sup>,注重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作为文化精神符号的民居空间进行了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研究<sup>③</sup>,并开始关注民居空间的主人<sup>④</sup>。其中,美国英年早逝的著名批判社会学家 C.赖特·米尔斯的研究虽然跟中国民居空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

① [美]威托德·黎辛斯基.金屋、银屋、茅草屋:人类营造舒适家居生活简史.谭天,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238.

② 代表性研究有:Edward Sylvester Morse. *Glimpses of China and Chinese Hom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2.

③ 代表性研究有: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宋立道,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Ronald G. Knapp. *Chinese Houses: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a Nation*. Vermont: Tuttle Publishing, 2005.

④ 代表性研究有:那仲良,罗启妍.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李媛媛,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其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也是本课题的重要理论来源。该书对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在我们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的、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sup>①</sup>米尔斯对抽样调查提出了质疑,因为通过某些复杂方法处理调查数据,不管它们怎么复杂,仍只是对已知数据的分类而已。<sup>②</sup>其言下之意就是,这样的抽样调查跟民众的生活世界还是有距离的。总之,“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sup>③</sup>。对思考与观察的反思是米尔斯批判社会学的起点。思考什么,观察什么,以及思考与观察的联结是什么,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继续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源和理论参考。

传统民居空间是社会器物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处于激烈变革年代或转型阶段时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概而言之,国内传统民居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建筑学对传统民居的研究。其一,以建筑本体为主体的研究。如最早关注中国传统民居空间的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等学者的研究<sup>④</sup>;当代对古村

①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5.

②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5.

③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9.

④ 如梁思成自1932年始至1941年,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共调查了2700多处古建筑,足迹遍及190县市。自宫殿、寺庙、石窟到园林、民居,从唐代古建筑到清代建筑,它们给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于1942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刘敦桢通过调查撰写的《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刊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刘致平研究民居的《云南一颗印》出版于1944年。

落居住空间进行深度解析的段进<sup>①</sup>等学者的研究。这类研究强调研究对象“器物”的存在层面,即居住空间“是什么”的问题。其二,以民居与其他相关元素之“关系”为主体的研究。如从民间文化视角研究宗法、禁忌、习俗、风水等对民居形制所产生的影响,此方面的学者如王其钧和陈志华<sup>②</sup>,而刘沛林和吴良镛分别从人居空间和人居环境切入问题域<sup>③</sup>。这类研究强调居住空间与古村落“为何是”的问题。

第二类是社会学对传统民居的研究。一是城市化视域下的村落研究。在村落城市化过程的链条上,社会学已经有众多不同类型的散点研究,如毛丹对“尖山下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南景村”的研究,折晓叶对“万丰村”的研究,王铭铭对“美法村”和“塘东村”的研究,陆学艺等学者对“行仁庄”的研究,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文军对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的研究。<sup>④</sup> 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牵涉到传统居住空间的延传或转移问题。二是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居住空间认同研究。新农村建设重构着中国传统乡村居住空间的视觉图景,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无法回避中国传统民居空间的重构和认同问题,如曹锦清对黄河岸边河南乡村的观察和思考,周运清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居住质量的调查和研究,贺雪峰对重建农村公共生活之于新农村建设重要性的强调,李斌用社会学方法对传统住房习俗进行的研究等<sup>⑤</sup>。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版的《美的历程》里,就从实践理性视角透视中国艺术,也包括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研究。实践理性与情感本体是李

① 段进.空间研究 1: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空间解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② 王其钧.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陈志华.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③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居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④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陆学艺.城市化: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⑤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周运清主编.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居住质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李斌.共有的住房习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泽厚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中国人情感中浸透着理性之美。“所有这些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和意义出现在以抽象的线条、体积为审美对象的建筑艺术中,同样展现出中国民族在审美上的某些基本特色。”<sup>①</sup>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在那时便已开始,它们最终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 art 特征。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sup>②</sup>

李泽厚还认为中国建筑“不重在给人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洗涤之处,而是能够居住或经常瞻仰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平面铺开的建筑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的楼台亭阁间,在这个不断的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sup>③</sup>。中国文人建筑追求“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美学意境。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刺激了建筑艺术的发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可以引起更多的想象和情感。中国传统民居空间其实一直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民居建筑空间所包蕴的情调、审美及实用理性就是显例。进而言之,民间审美也是中国传统民居空间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泽厚研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3.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5.

③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5-66.



究的独特视角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我们再回到古村落保护的研究上。古村落保护遭遇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不应该被忽视却最终未能引起注意的就是古村落主体即村民的居住空间认同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认识到对古村落的保护不应仅仅是对“物质化”村落的保护,而应该是将古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去保护在村落中世代繁衍的村民们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习俗风尚、行为准则,等等。<sup>①</sup>然而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依然鲜有学者意识到,古村落在现代社会遇到的真正的生存危机,正是这个被作为保护对象的“生活世界”的主体——古村落村民认同感的流失。这些古村落村民一方面对庇佑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村落怀着赤子般的情感,对生活世界有着无限的眷恋,另一方面又被城市繁华舒适且便捷的时尚生活深深地诱惑着,尤其是在与外面世界的交往中,他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不断地遭遇滑铁卢。所以才会有古村落村民对艳羨其生活的专家或研究者说,“你说我们这里好,你来这生活,我们换一下”。至少对笔者而言,古村落再好,让我在那生活一周还差不多,若余生都在那里度过,我肯定不愿意的。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他者的研究者的虚伪?“虚伪”可能言过其实,但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是故,在古村落保护实践中会出现村民与开发商结成攻守同盟的局面,也就不那么令人匪夷所思了,本应成为古村落最前沿的保护者却蜕变成了破坏者的幕后推手。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古村落实施保护开始,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古村落保护日渐增多的投入并未能阻挡碾压这些古老村落的车轮,古村落及其所承载着的与现代化有一定差异的传统文化形态依旧被蚕食着。古村落里年轻的一代被充满着时尚和机会的现代化都市吸引去了,只留下老弱病残或缺乏城市谋生技巧的村民,老巷子里弥漫着潮湿的记忆和凝视的眼光。

作为一种较为原始的人类聚居方式,村落保留了大部分的人类文化基因,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古村落常因其特有的“文化标本”属性受到更多的关注。国内古村落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建筑学主要面向古建筑、古民居进行的以“物”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二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古村落文化生态、文化空间的研究。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加剧,

<sup>①</sup> 陈勤建,《古村落(镇)原住民生活流的可持续发展——古村落(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民间文化论坛》,2008(6): 98-113.